

〔第二章〕

性骚扰

性压抑的贫瘠情欲文化

女人最早的情欲经验就是性骚扰。

早在女人和心爱的人身体接触进行爱抚之前，早在她们发现手淫的快感之前，甚至早在她们还是小女孩，还没有发展性征之前，女人就已在周遭男人、男孩的性探索和性冲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也在这些男人的活动中逐步形成了她们对性的朦胧认识。不！更确切的说，经过后天的沉淀和社会的教导之后，这些经验在她们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中逐步形成了她们对性的厌恶和恐惧。

有鉴于性骚扰的普遍，想要开发情欲的女人会有点犹豫。她们想：性骚扰是男人对女人身体的侵犯和掠夺，要是女人追求情欲开发和情欲自主，那岂不是开了大门鼓励更多男人来骚扰？换句话说，性解放是否会引来更大的性骚扰？

在这一章中我想解开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关系。我想说的是，性骚扰是我们这个两性不平等的性压抑社会的特有产物，而性解放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关键。

男人们对性骚扰的话题总是漫不经心的。有的说：开个小玩笑嘛！何必那么严肃呢？有的说：恐怕你太敏感了，别人不一定是有心的。更恶劣的则说：有人骚扰你，你应该觉得很安慰，因为至少还有人觉得你长得不错，值得他骚扰。

另外一些『善意』的男人则规劝女人，要检点自己的衣着言行举止，不要太过暴露或轻挑随便，以免送错讯息给男人，惹来不必要的困扰。他们说，只要女人少乱跑，被骚扰的机

会就减少了一大半。

以性骚扰这个所有女人在成长经验中都曾或多或少经历过的恼人现象而言，我们社会一贯对这个问题的轻忽态度实在令人费解。即使在大学校园爆发一连串性骚扰案之后，舆论所关切的仍然不是女人的身体受到侵害，也不是出于女性主体位置来思考这种经验的恶劣影响；相反的，我们社会比较关心的是师生伦理的崩解，或者是教师专业形象所受的打击。以此看来，女人遭受性骚扰是被我们社会默许的；只要不搅扰到其他的权力关系，性骚扰就不会被舆论追讨。

性骚扰的普遍性显示它扮演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性骚扰就是性压抑。更明确的说，性骚扰是按着我们社会男赚女赔的身体逻辑来运作的性压抑形式。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说明了这个赚赔逻辑建立在一个身体交易的基本模型上，而且男人在这个逻辑运作之下，不但赚得窥视的成就感，也在窥视中练就身心的拓展功夫；反观女人则在赚赔逻辑之下不但赔上身体的自在感，更赔上了心理的健康开朗，剩下的只有气愤和恐惧退缩。

在这一章中，我要更进一步说明，这个基本逻辑在力量的消长上看来是男赚女赔。但是在性压抑的层面看来，男女两性都是输家。因为男女双方的情欲都在赚赔逻辑的性压抑中窄化枯竭，并且在交往不公开，交易困难重重之下衍生敌意及怨恨，而本章要讨论的性骚扰现象正是这种窄化枯竭和敌意怨恨的征兆。

我说性骚扰是一种性压抑，这可一点也不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性骚扰都对两性情欲的发展有极大伤害。

你可别以为对性骚扰乐此不疲的男人一定情欲过度发达才会如此。恰巧相反，性骚扰的男人的情欲想像和创意是绝对有限的、可怜的。在他眼中，女人不是整个身体整个人，而是零散的『重要部位』；对待女人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偷袭或者语言冲撞；情欲活动没有气氛，没有营造，只有摸了就跑的小偷心理。因此，这种人的情欲是极度贫瘠的，他根本就没办法想像一个全身发动、全心愿意的女人作为平等互动的玩家会有多刺激，多兴奋！他也根本缺乏那个情欲能耐和情欲资源来共同构筑一个安全无惧的、温柔激情的。双方充分投入合作互动的情欲情境。在他有限的情欲资源和模式上，他只能采取单向的偷偷摸摸，在不顾女方的感受中掠夺一点点小小的快感，肯定自己的得意成就。

这种情欲的贫瘠化就是性压抑。

如果说性骚扰窄化了男人的情欲，破坏了两性平等互动营造情欲的可能，那么性骚扰对女性情欲的重大伤害就更明显易见了。

事实上，性骚扰伴随着女人的生命成长，构成了她对男人身体(甚至自己身体)的厌恶、恶心、和恐惧，也影响了她对情欲的基本态度。从上学途中的暴露狂，学校厕所中躲着的偷窥者，公车上乱顶乱摸的男性肢体，工作场所中层出不穷的黄腔，到朋友和同学诉说的恶心

骚扰经验——女人不断的收到各种可怕的而且是亲身感受的讯息，也意识到周围的欲望流动是罔顾自己的意愿的，是充满敌意和危险的。

伴随着这些骚扰的常识说法就更压抑女人的情欲了。人人说，只要你言行衣着端庄得体，不随便和男人说笑，不摆出轻佻的形象，外出时注意适当的安全的时间和地点。就可以避免骚扰。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骚扰你，一定是你制造了情欲流动的机会，或者一定是你自己的情欲先流动了，反正，一定是你自己的错。

性骚扰的功过是非既是如此认定，女人很自然的倾向收敛自己，压抑自己，摆出不可侵犯的冷峻形象。刻意打扮成无性的样式。这种在情欲和心理上的自我设限夺去了女人可能发展的气魄，威吓了她开拓成长的动机，她不但没有真正的力量保护自己，就连遭到性骚扰时也仓皇无措的不知如何应对。

更糟糕的也是影响更深远的，是女人在性骚扰阴影下所发展出来的性恐惧。这种具体的深层恐惧可以让一个女人即使在深情款款的两情相悦中，也禁不住分心怀疑：他不是色欲太强，为什么一见面便对我展开情欲攻势？我的情欲竟然也有点被他挑逗得把持不住，我不是个坏女人？看不出他平常正人君子，文质彬彬，怎么脱下衣服来，也和小时看过的暴露狂一般，有那么丑陋恶心的器官？

这些常见的恐惧心理正是女人的情欲遭受全面扼杀的迹象。情欲在性压抑的阴影之下，

不但无法形成女人自信和愉悦的根基，反而变成了恐惧、罪恶、和自责的来源。

有些比较幸运的女人在成长过程中留下较少的性压抑痕迹，但这并不表示她们便有机会或被鼓励积极发展情欲以累积愉悦的经验与资源。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有太多女性虽然已经进入性生活，但是她们从不觉得性交有什么太大的乐趣，她们在性爱过程中只是被动的承受，任由男方在她们身上发泄。即使有些情欲的需求，她们所能想到的要求，也只是可怜的：『拥抱抚摸就够了』。

轻怜蜜意的拥抱抚摸，长久的温存倚偎固然是情欲模式的具体成分，但是这些并非情欲模式的全部，事实上，以它们的单薄，大概也支撑不了一生的情欲活动。可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把女人的情欲生活扭曲成低能量、低动力、有一点点爽但是有强大惆怅空虚的情欲经验，使她们生命中的情欲活动不能成为滋润得力、成长开拓的正面活动。

让我更进一步说明，在性压抑的社会中，两性的情欲都受到强大的压抑和扭曲，但是当性压抑同时扣连男女不平等的逻辑时，就形成了女人恐惧的性骚扰现象。

在上一章中我已经暗示，两性间的赚赔逻辑强烈的鼓励男人投机，鼓励男人不必考量女方反应，只要勇往直前的赚，根本不必营造有利的互动环境，也不必发展细致的、考虑到对方需求的情欲互动模式——这正是性骚扰的制度性支撑力量。

男人不必考量这些事情，因为，在我们这个两性不平等的社会中，即使男人骚扰了女人，

女人多半也无法反击。让我分两方面来说明。

首先，会性骚扰的男人的勇气和胆量往往来自两性不平等社会中的权力差距。男老师骚扰女学生。男主管骚扰女职员，男工头骚扰女工人，成年男人骚扰未成年女童，处处可见上下阶层权力差距助长逻辑中的性别权力差距。可是，即使在没有阶层差距的状况中——如办公室中的同事，公交车上的乘客，路上行走的路人——男性仍然可以仗着男女不平权的架构来向女人施行骚扰，因为，即使在平等的位阶上，男人的权力和气魄还是比女人大。换句话说，当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男女不平权的社会。而性压抑的逻辑又是最主要的两性关系模式时，两性间的权力差距常会以性骚扰的形式来呈现。在这种不平权的架构中，女性的反击力很自然的被阶层差距或两性权力差距所压抑，也就是形成自我压抑。说白了，如果女性的反击会招致由上而来的压力或报复，她为什么要自我找苦吃呢？

阻止女人反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这个不平权社会中对女性施加的高度性压抑，而且是拉长了逻辑的性压抑。

首先，女性的高度性压抑使得她们的身体缺乏情欲经验，心理更缺乏自主意识，以至于遭遇身体接触或言语挑逗时，不敢确定自己的感觉，不敢断定对方是无意或是有意，是情意还是骚扰，也因此不敢贸然反击。她们想得到的唯一出路是舍主观感受而寻求客观标准，以便鉴定摸到什么部位或者说哪种笑话算是性骚扰。当然，在这种鉴定方式中，女性的主体意

识仍然不可能得到发展。

另外，女性的高度性压抑使她们在日当生活中退缩自保，没有发展出力量和胆识来，因此，即使明知对方骚扰，反击时仍无以施力，只能瞠目怒视或一肚子闷气或低声惊呼，而无法明快的，有力的予以迎头痛击。这种不痛不痒的反应只展现了女人的柔弱，反而助长了投机男人的胆量，形成了他们的快感。

最糟的性压抑后果就是，在逻辑运作之下，女人不能在婚姻的框架之外和性的话题发生任何牵连。像性骚扰这种单向的、完全没有交易意图的情欲活动一旦公诸于世，女人立刻会遭受二度『亏损』，要承受周遭众人的有形无形责难，不但怪她自己不好好保护自己，更要怪她选择公然宣告自己受到了性的『玷污』。考量这种双重的惩罚后果，女人很自然的收回反击的手和控诉的口。

以此看来，男女不平权之下的性压抑是剥夺女性自主的权力和能力的重要因素，使得她们在性骚扰的威胁阴影中全力谋求自保而无力发展情欲，甚至视情欲为畏途。男女不平权之下的性压抑也使得男性汲汲营营于侵略的、占有的单向情欲暴力活动，把满足和成就建立在对女性主权的掠夺上。

荒谬的是，我们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居然还要求在情欲经验和感受上有这么大差异的两个人一定要在亲密关系中构筑幸福家庭的神话，情欲和谐。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女性对于性骚扰现象的厌恶以及她们对男性的责难当会引来另一些男人的抗议。这些自命非投机份子的男人说：『我们对女性十分尊重，从不骚扰女人。可是你们把性骚扰的话题吵得那么大，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好像我们男人个个都是色狼坏蛋似的，这太不公平了吧！』

这种自命『好男人』的男人所要求的『公平』，是在现有的赚赔交易逻辑中明确的区分出『好男人』与『色狼』的区别，在不挑战赚赔逻辑也不挑战性压抑的前提下，凸显他们自己在情欲交易市场中的优势。

不过，这种『公平』对女人来说实在没什么意义。

第一，好男人只是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尚未彰显『狼性』的男人而已。或者说，他们是缺乏某些条件，以至于在目前的环境中自我压抑十分成功的人。就像一些各方面都不甚出众的老实人到了经济实力差的大陆突然摇身一变，成为风流男子一样，好男人只要遇上了机会，也会展现狼性以证明自己的性别属性。毕竟，在这个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证明自己是男人的紧迫性是高过尊重女人的主体性的。

第二，如果有一些好男人坚持他们是一辈子的好男人，这也只显示他们已彻底自我阉割而已。他们的情欲压抑只会形成对女性更大的压抑，对希望有丰盛情欲生活，进而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的女性而言，好男人会形成另一种包袱，另一个绊脚石。

更重要的是，好男人是赚赔逻辑得以运作的重要支柱。女人自小被教导要仔细挑选好男

人做为终身依靠，唯其把好男人放在台前当成大奖，提供女人一个中大奖的渺小希望，才能使女人继续在赚赔逻辑之下等候好男人来拯救她脱离苦海。就这个层次来说，好男人当然不希望现状有任何改变，因为，愈是色狼肆虐，就愈能凸显好男人的可贵。

在这方面，好男人的『好』实际巩固了性压抑和赚赔逻辑，是女人追求解放道路上必须跨过的障碍。

再说一件残酷的事实：正是因为赚赔逻辑下的女人想保守自己的『好女人』形象，以便和『好男人』进行交易，因而这种选择性太大的扭曲了情欲的流动与发展，促成缺乏优势条件、无力进行有利交换的男人在挫折和怨恨中为情欲注入敌意和暴力的毒素，结果把一个可能使双方得力愉悦的情欲经验，转化为一个对女性而言具有高度威胁的危险情境。而且，女人在赚赔逻辑的制约下展现出的『势利』倾向和在情欲活动中的交易心态，都在在鼓励男人在与女人相遇或交往时采取蔑视的掠夺态度。

考量了这些结构上的因素之后，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到，反性骚扰不但要致力于追求两性拥有平等的权力，也要追求情欲的彻底解放，彻底的推翻赚赔逻辑的精打细算。

不管是要求身体的自由与安全，还是追求不再扭曲的情欲发展与流动，我们都体认到，性骚扰正是一种男赚女赔的性压抑形式。因此，我们对抗性骚扰的方式绝不是更多更强的性压抑，绝不是谈性色变的惊弓之鸟心态，绝不是更多更密的监视及保护系统。这些做法只会

强化性压抑，更加压抑女人，恐吓女人，并不能改变女人在性压抑和赚赔逻辑之下的不利情境，不能为女人增加一丝力量，而且，更可能会强化两性之间本来便已充满紧张、猜疑、与敌意的情欲关系。

换句话说，『不要性骚扰』只是消极的避免或者拒斥某些不悦的经验，这并不表示这个女人的情欲生活和能量就会自动的积极的充满愉悦并且形成自信。事实上，这种消极自保的心态更加强了女人的不利情境。

为了对抗性骚扰式的性压抑，我们需要更大的情欲空间。更多自在的情欲流动，这意味着拆除身体交易的制度，打乱赚赔的逻辑。只有在崭新的、自由的情欲环境中，女人才可能透过经验、讨论、和反省来认知情欲。也唯有在女人知道而且体验过真正的愉悦之后，她才会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否在遭受骚扰——没有自我和自主的女人如何明白自己的意愿及感受呢？

在营造崭新情欲互动模式的过程中，女人还会遇到一些习惯于性骚扰、习惯于单向情欲暴力的男人。在这个时候，唯有那些充分经验情欲，培养出胆识的女人才有力量给他们迎头痛击。不管是用针、用伞、用皮包、用鞋跟、用拳头、用手肘，甚至用（剪）刀用枪，反正我们要用收放自如的全身力道让他的骚扰行为和他的巨大痛苦联结起来。过去这些男人在骚扰和快感之间建立了一条便捷的通道，现在我们要用最剧烈的反击来切断这条连结，重新训

练他另寻尊重女性身体及意愿的快感模式。

在此同时，拒斥交易逻辑的女性情欲不再受限于呆滞被动的交易，不再扭曲或压抑。相反的，女性情欲可以多元多样的自由自在流动，冲破压抑，成为女性力量的来源。

反性骚扰不是反对男人或者反对情欲。反性骚扰是向男人提出的情欲挑战：有本事的就用你累积操练的情欲资源和女人平等互动，营造愉悦。不过，如果你罔顾我的主体性和我的意愿，那么，对不起，我一定给你迎头痛击。

反性骚扰也是向女人的挑战：你有什么情欲经验、什么情欲需求、什么情欲操练，能够累积足够的自发性和自主性来向情欲的流动说：『我不要这种骚扰』或『我想要那种享受及满足呢？』